

我研究的是生态文学,生态文学在本质上是对自然的情感表达,这个情感表达特别需要细节来承载和体现。在生态学创作中,作家们对各种生态危机进行深刻的反思,挖掘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深层根源,这些固然重要,但还不是生态文学的主要功能。

21世纪的今天,破坏自然意味着什么?保护自然有多重要?这些道理人人都明白。但仅仅明白是不够的,重要的是行动,是改变。行动与改变需要从每个人开始。我们需要俯下身去,认真注视脚下的土地——因为脚下土地上发生的事情,就是地球的事情。

深秋,稻谷已经收割完毕,稻田里很是寂寥。在稻田的一角,却有一丛稻子被农人收割时遗落了。远看之,像一个粗心、潦草的农人干的活;近观之,那丛稻子却藏着玄机——哦,有一个鸟巢,巢里小鸟在叽叽鸣叫。

立时,我明白了农人的用意。尽管我还不知道这位农人叫什么名字,但对其的敬意,已经油然而生。

暑期,我的朋友林强去外地度假。临走前,越野车停在自家院子里。度假回来后,他准备把车擦洗一下,干干净净开出去上班。当他拿着抹布来到车子前,发现挡风玻璃的两个雨刷器中间多了一个鸟巢,巢里有5枚鸟蛋。不一会儿,鸟妈妈

戏台位于村子中间,台基由青石砌成,台面铺满厚厚的木板,4根楠木柱子撑起一方天地,乍一看,端的气宇轩昂。夜幕低垂,热场的鼓点响起来。村民们急匆匆从田垄间、从溪水畔、从炊烟袅袅处聚集到了戏台前。锣鼓喧天,唢呐高奏。演员们身着戏服,在舞台上演绎悲欢离合的故事:翻墙的张生、采桑的罗敷、喊冤的窦娥、砍柴的刘海……台下的村民呢?聚精会神地看着,时而欢笑,时而叹息,人人都沉浸在那美妙的戏曲世界中……

——这是村里以前的样子。上世纪90年代,村里的后生陆续南下打工,继而,中年人也跟去了。村庄里只剩下一些老人,守着数亩薄田,还有那座寂寞的戏台。

戏台上堆满了枯叶。两棵古樟树,在戏台两旁歪着身子,保持着听戏的姿势,也不管你唱与不唱。它们的年轮圆了一圈又一圈。

10年前,村里通了柏油路、装了太阳能路灯,样貌改观了不少,而戏台孤寂依旧。每天在戏台边转悠的老人们,兜里揣着儿女们寄回的养老钱,却总觉得失了魂一样,眼神空洞洞的,一些老人干脆随子女进城去了。只有村西头的杨老爹,硬是不肯进城。他总在黄昏时分,一个人拄着拐杖蹒跚而至,痴痴地坐在戏台前的石头上,直到暮色一点一点吞没了戏台。

寂寞的戏台,会永远如此吗?

那小时候趴在戏台前看戏的马平,在外面做了几年文旅策划,响应政府号召,回到了村里。围着那破败的戏台转了好几圈,马平的眼睛越来越亮。

“这戏台,是咱们村的魂呐!”他一拍大腿,开始张罗重修戏台。

杨老爹知道后,几通电话,把村子的老人们给叫了回来。老人们拿出儿女给的养老钱,马平笑着都给挡了回去。钱由项目出,力气大家一齐使。于是,清苔藓的、补台板的、漆柱子的、挂灯笼的……老人们搬不动重物,便坐在一旁递工具,目光灼灼,仿佛修补的不是戏台,而是他们逝去的日子。

戏台重开那日,盛况空前。大红灯笼高高挂起,节能电灯将戏台照得通明。市花鼓戏剧团为老人们唱响了他们最熟悉的《刘海砍樵》《打铜锣》《补锅》。锣鼓一响,台下白发苍苍的头便齐齐抬起,混在其中的,还有不少闻讯赶回来的中年人和好奇张望的学牛娃。马平扶着杨老爹坐在第一排,刘海一声“胡大姐你是我的妻嘞”刚唱罢,杨老爹浑浊的眼里就滚下泪来。

自此,戏台真的活了,它属于每一个平常的日子。村里每周都有演出,有时是请来的专业班子,更多时候是村民自排自演。年轻一点的跳起了广场舞,老汉们敲响了锣鼓,唢呐声声将平常的日子吹得热辣滚烫。戏台之下,又重新聚起人气儿,说笑声、议论声、甜米酒的叫卖声,交织沸腾。

初冬之夜,又一出戏散场了。人群渐渐散去,空气中还弥漫着烟屑与尘土混杂的气息。马平走在最后,回头一望,见杨老爹还坐在戏台中间,仰头看着那盏最亮的灯。灯光将他的身影拉得老长,笔直地投在簇新的台板上。

马平没有打扰他。他明白,老人心头那无底的空洞,如今已被这喧腾的锣鼓、熟悉的曲调,还有这戏台上重新亮起的灯火,一寸一寸地填满了。

戏台之上,演出的是戏;戏台之下,生活的是人。这重新热闹起来的戏台,说到底,不就是让人间的乡情,永不褪色吗?

那些美的瞬间

李青松

觅食回来了——是一只环颈斑鸠。

林强笑了,他没去碰那个鸟巢和巢里的鸟蛋。他心想,等斑鸠把小鸟孵出来,再开这辆车吧。于是,从那天开始,林强步行上下班。直到小斑鸠出壳,5只小斑鸠的翅膀一天天硬实,终于长出了羽毛,随斑鸠妈妈飞走了,他才恢复了开车。

我所居住的城市旁有一条河流,河边生长着菖蒲、芦苇、水葱。一位老人正在河中游泳,远远看去,他花白的头发,如同一蓬枯草,在河面上漂移。老人名叫顾亮,原是一名邮电职工,今年78岁,退休多年了。他性格开朗,喜欢锻炼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,他以游泳来锻炼身体,是那种像青蛙一样游动的蛙泳,每天都要游1000米。

此时,在阳光的照射下,河水泛着白色的波光。老人并不孤独,在他游泳的时候,一群一群的鱼,在他的身前身后游着。偶尔,还有那么一两条鱼跳出水面,调皮地划出弧线,弄出一些水花。一只白鹭飞来,索性落在那蓬“枯草”上面,四处打量。老人照旧游泳,没有驱赶它。也

许,白鹭早就跟老人熟悉——那蓬枯草是它偶尔栖息的小岛吗?还是它经常歇脚的移动的巢呢?

白鹭站不稳,尾巴一翘一翘。白鹭飞起来,在空中振动了几下翅膀,收拢之后又落回那蓬枯草上。老人向前游着,嘴里不断吹气,溅起的水花落在白鹭的羽毛上。白鹭抖一抖水珠儿,继续站在那蓬枯草上,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。

我在河边看到此情此景,赶忙用手机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。

京雄高速永定河特大桥往南300米,有一处细沙崖壁,可能存在夏季防洪隐患。2024年6月,承担清除隐患任务的北京建工集团的铲车开来了,准备铲除细沙崖壁,进行护坡施工。然而,没想到的是,细沙崖壁上居然有150多个圆洞,这些圆洞竟然是崖沙燕的巢穴——里面挤满了毛茸茸的小脑袋。当时正是崖沙燕的繁殖季节,有200多只雏鸟尚未出巢。如果按照原方案施工,就会危及小燕子的生命。怎么办?关键时刻,领导和专家都赶来了,现场勘查,现场研究,最后作出决



▲油画《晨雪》,作者韩景生,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本版邮箱
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:张健

寻松茸记

孙翠翠

334国道如一条飘带,在长白山东麓天佛指山间蜿蜒伸展。山的高处,是赤松和蒙古栎的密林,那里是松茸的生长之地。

走下车门,山风裹着清冷扑面而来,树影在车灯下忽明忽暗,像一段难忘的时光在眼前轻轻摇曳。今天,终于见到了我的采访对象——一位名叫银虎成的朝鲜族“蘑菇老人”。我一直想通过这位老人打开一扇门,让他带我走进那个长满松茸的林间秘境。可令人失望的是,银虎成告诉我,我已经与这一季的松茸擦肩而过了。半个月之前,林中的最后一朵松茸已经采摘完毕。于是,我只好坐下来,听银虎成讲述他与松茸的那些故事。

在场的林业人员介绍,时至今日,人类已成功“驯化”了长着细毛的金针菇,实现了工厂化生产,还可以让“娇情”的羊肚菌在智能控温大棚里被大面积养殖。然而,对于松茸,科学家们努力了上百年,至今仍未能完全掌握其繁衍的全部秘密。

虽然大字不识几个,银虎成却拥有常人无法企及的良好直觉——对于松

茸的直觉。他能在开春大地尚未完全苏醒的时候,就准确地预判出哪片林地会有松茸冒头。

曾经,银虎成承包了天佛指山的一片山林。他熟悉松茸的特点,只有未成熟的“幼菇”才美味可口,等伞盖一开,开始喷酒孢子,就无人问津了。那时候,为了让这片山林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,银虎成靠着自己的本领,将每一朵尚未开伞的松茸采走——短短几年间,他便借采松茸脱了贫。

按常理,“松茸窝”一旦形成,可存续数十年,并每年沿松根方向扩展10—15厘米,产生子代菌。但天佛指山的松茸在一年年变少,有几处“松茸窝”连续几年都长不出一朵松茸。望着越来越“空”的山林,银虎成陷入了沉思。突然有一天,他醒悟过来。原来,是人类没有节制的索取,破坏了松茸本就艰难的繁衍之道。再这样下去,早晚有一天,天佛指山将不再出产松茸。

从那以后,银虎成每年都在“松茸窝”里留下几朵健壮的松茸不采,让它们长成喷酒孢子的“母本”。对此,家人不太理解,因为一个孢子从落地到长出

在水里,日日夜夜地淌,好像什么也留不住,就好像什么都留有一点痕迹。

几座桥,硬生横在河面上,把南北两岸连了起来。桥修得都算朴实,目的明确,就是让人和车快点过去,不怎么讲究姿态。河还是这条河,来往货船换成了观光的游船,在桥下钻来钻去,船身漆得鲜亮,载着天南地北的游客。偶尔能听见隐约的笑声声,声音传到32楼,已经疲惫了,隔隔了几层听到的。船过后,拖开长长的波纹,慢慢漾开,碰到两边的水泥堤岸,碎了。

岸边的变化,无声却剧烈。南岸簇新的住宅楼,一栋挨着一栋,玻璃幕墙线条干净利落。傍晚,家家户户的灯陆续亮了,方格子的,一片一片,透着一股子井然有序的温暖。

河的北岸,崭新的公园修得很是精致,蜿蜒的步道,整齐的草坪,三三两两的市民在散步。更远处,写字楼的玻璃幕墙在夕阳下闪着金光。传说市,是封存起来的,厚重的,一击之下,噙喉作响,让人生出几分心慌。不像眼前这条河,时间仿佛是散漫的,稀稀

定,暂停施工,铲车及施工人员有序撤出,用警戒带临时封控现场,禁止任何人为活动对繁殖期的崖沙燕造成干扰,待崖沙燕繁殖期结束,幼鸟学会飞行并迁离此处后,再进行施工。

现在,这里是什么情况呢?不久前,我到这里一探究竟才知晓,施工单位另行制定了方案——在那片细沙崖壁周围筑起了围堰,并蓄水建成一个湿地公园(湿地里的小鱼小虾及水生昆虫成为崖沙燕的食物)。也就是说,这片崖沙燕栖息地将被永久保留下来。

这些年,我在采访中不断遇见这样的故事,让我一次次感到,生态的关键问题正在于处理好“关系”:人与人的关系、人与社会的关系、人与自然的关系,甚至万物与地球的关系。我们的发展不能以牺牲自然为代价,而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的道路。这同样也是生态学最需关注的地方。

我们所处的时代,虽然以智能化、大数据为显著表征,但其根本特性应该还是“绿”与“美”。“绿”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,“美”是发展的目标,也是生活的目标。“美”还包含着这样一些词汇——快乐、安宁、健康、幸福——这些都是我们所追求的根本的东西。

我眼前的这些画面,谁能说不是“美丽中国”最形象、最生动的展示呢?

日前,在网上看到一个题为《从银幕女神到单亲妈妈的跌宕人生》的视频,讲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某位电影明星的故事。

视频里“女神”两个字触动了我的思绪。我想起曹植在《洛神赋》中描绘过洛水之神,曹植虽未写出“女神”这个词,但他笔下光彩照人的洛神,无疑是文学作品中最为著名的女神之一了。“女神”本意是指女性神祇——那些智慧与美貌兼具的会更加符合人们的想象,这是没有问题的。到了后来,人们逐渐借用了来,比喻人世間那些卓越的女性——能够获此殊荣,代表了极高的赞誉与肯定。

前述那位电影明星,我当年曾欣赏过她的表演,但并未觉得她已是女演员中的翘楚。与她同辈的另几位我甚为敬佩的女艺术家,我也从未将她们视作“女神”——在那个年代,她们就是“文艺工作者”,从无“封神”之说。

然而,在时下的网络环境中,“封神”已经屡见不鲜。无论成就高低、品德如何,只要稍有亮点,或者偶尔触动网友心中的情绪,便轻易被冠以“神”名——“大神”“女神”“男神”“神作”“永远的神”满天飞。譬如“女神”的称谓,已经司空见惯,几乎可被用于任何容貌尚可的女演员或者女网红身上。这种大而无边、随意为之的“封神”之举,隐隐然成了网络语言的一种弊病。

当赞誉如此轻易地给出,赞誉本身的力量就已经被严重稀释了。随意的、夸大的赞誉,不仅很容易沦落为廉价的标签,而且可能简化甚至消解掉本该实事求是的评价过程。一名女演员究竟为什么优秀?她演技的卓越之处表现在什么方面?其个人魅力源于什

么特质?她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什么有益的启示?所有这些稍微深入一些的思考,都被一个简单而霸道的“女神”标签给遮蔽了。进而言之,夸大地贴标签,亦折射出思想力的贫乏与从众式的懒惰。因为,这种评价方式不利于理性、客观的讨论氛围的形成,会让人习惯于简单的崇拜或诋毁,而非就事论事的分析与批评。

在网络时代,一些媒体喜欢以最快速、最强方式吸引注意力。“惊艳”“优秀”这类词语已经被嫌弃过于平淡,而“神”“王炸”“天花板”这

类表达极致情绪的词语,才够猛、够劲,才有足够的冲击力。一些人深谙此道,他们用极致的词语赞美偶像(或伪偶像),以求迎合粉丝热情,换取点击量与转发量——这就是他们追逐的“眼球经济”。

这会带来什么影响呢?最起码,它会消解掉赞誉的意义,因为人们看到,赞誉是如此随意、夸张,甚至失实。进而,它可能遮蔽那些值得被关注的身影——那些在各自领域

里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、艺术家、工程师,那些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品德高尚之人,那些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劳动者,都值得被尊重、被关注、被赞誉——可惜,在很多时候,人们往往把对他们的关注与敬意,轻易给予了那些所谓的网络“大神”们。

也许有人会说,这些现象不过是网络时代语言自然流变的一个过程,会慢慢向好的。我希望如此,就让我们从自身做起,努力让语言的运用更客观、更有美感吧。



马鼻海蛎饼

吴安钦

福建连江县的马鼻镇是罗源湾西岸的“牡蛎之乡”,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。这里的海蛎饼,圆如满月,巴掌般大小,色泽金黄,外壳酥香,内馅鲜美,是罗源湾沿岸人家最钟爱的风味小吃。

制作海蛎饼是一门传承已久的手艺。主料是大米和黄豆,按七成米、三成豆的比例搭配,浸泡几个小时后,淘洗干净,慢慢磨出奶黄色的“浆”。浆中添加适量食盐、味精,搅拌均匀。再准备好新采的海蛎、本地雪白的萝卜丝、少许芹菜末和葱花,就可以开始炸制了。炸制过程很有讲究,先将铁勺放进油锅烧热以防粘连,待取出后迅速在勺底铺一层浆,放入拌好的萝卜丝、芹菜末、葱花和海蛎,再裹上一层浆将馅料封密,然后缓缓入锅。热油与浆相遇瞬间,“刺啦”声不断从锅里传出。用不了多久,海蛎饼就换上了金黄的外衣,并逐渐脱离铁勺,最后从油中冉冉浮起。

刚出锅的海蛎饼香气四溢。咬下去“咔嚓”一声响,外壳酥脆,内里热乎,蔬菜与海蛎的香味浑然一体,鲜美可口。当地人喜欢把海蛎饼作为早点下粥小菜。若能再配上一碗锅边糊,那简直是百吃不厌的美味。

在马鼻镇,海蛎饼不仅是一种食物,还是一种文化符号与情感纽

带。乡亲们办喜事,或是日常宴请贵宾,上桌第一道“菜”就是海蛎饼。这已成当地人盛情待客的风俗。逢年过节,离开家乡的人们陆续回来,最热闹的地方就是炸海蛎饼的摊位前。人们自觉地排起长队,耐心等待着海蛎饼出锅,光是那香味,钻进排队人的鼻子里,就能惹得人直咽口水。许多人嘴里嚼着,手里拿着,还要用袋子装上好几块带走。那份满足,仿佛是吃到了什么难得的山珍海味。

马鼻镇人出门,总会带上十来块海蛎饼,让家乡的味道陪伴旅途。这种看似普通的小吃,甚至还漂洋过海,慰藉海外学子的乡愁。有一年春节前夕,一位留学加拿大的学子来电,请他父亲快递一些海蛎饼给他。经过10多个小时的空中旅程,最终,这批马鼻镇海蛎饼出现在了异国他乡的餐桌上。

街头巷尾的海蛎饼摊位,滋滋作响的油炸声,四处飘散的香气,构成了马鼻镇独特的风景。这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,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乡愁,它让我们懂得,无论走多远,家乡的味道总是让人怀念。



然的辉煌。一条中轴线,像一根坚硬的脊梁骨,把整个城市撑得四平八稳。所有的力量,所有的荣光,都朝向一个中心聚集。而在上海,在这苏州河畔的高处,视野是发散的。目光扫过去,是无数个并置的、杂乱的甚至相互撕扯的“现在”。旧的还未消逝,新的已经勃发,两者之间,没有清晰的界线,而是犬牙交错地生长在一起。这样看久了,会让你对寻找“纯粹”或“本源”的念头,产生根本的怀疑。因为这里的一切,都是混合物。

所以,上海的文化认同,从来不是一种已完成的“结晶体”。它始终处于一种“溶液”的状态,各种成分在面碰撞、反应、沉淀,偶尔形成一些暂时的、不稳定的结晶,旋即又被新的潮流溶解。它不执着于追问“你是什么”的本质,而更关心“你能带来什么”以及“我们能一起变成什么”的功能和可能。明白了这一点,作为客居个体的“安顿”问题,似乎也找到了答案。

有个傍晚,我在河边散步,看见一个老人对着河画画。画的是对岸的老仓库,却把新盖的玻璃楼也画进去了。

凭吊过去的时光。这是一种“修旧如旧”的改造,但“旧”的只是皮囊,“新”才是灵魂。这样的生活和往昔那些仓库里曾有过的汗味、号子声、扛大包的岁月,怕是没什么相干了。

我就这么日复一日地看着。忽然有一天,觉得这窗框框住的,不像是一幅画,倒像是一张巨大的、露天的城市剖面图。“沪滨”小渔村的淤泥,“十里

楼上观河

陈义望

洋场”的建筑,工业化的砖石,眼下全球化的、光洁的玻璃与钢结构,全都叠放在河两岸。时间在这里,不是一条线,往前流;而是一口井,往下打,打出不同年代沉淀下来的泥沙。

这感觉,和在北京时是不同的。在北京,我也爱登高。景山上,看紫禁城那片金瓦的顶子,在夕阳下泛起沉郁的光。那是一片无比庄重、秩序并

